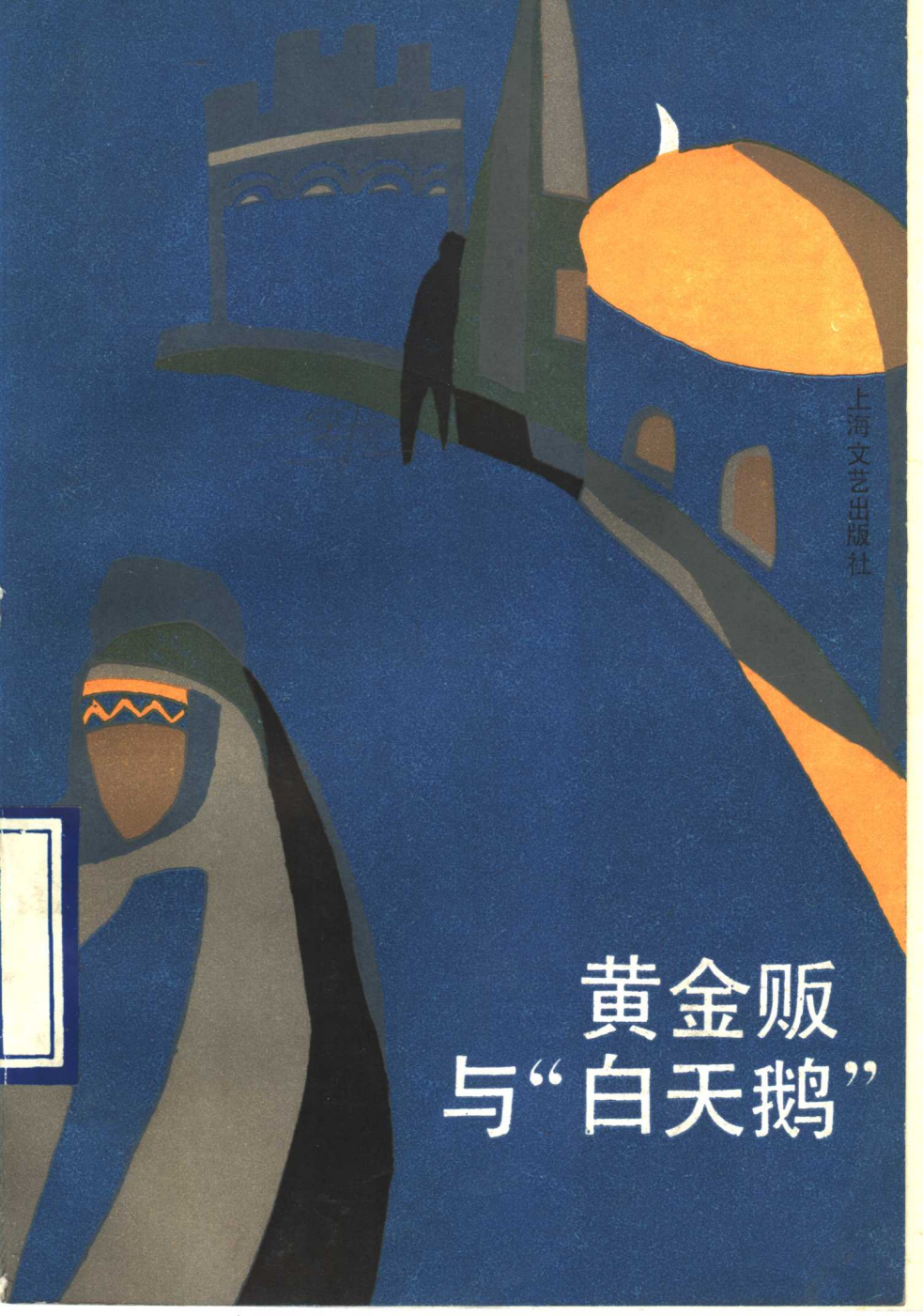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 in a dark blue, textured background. In the upper left, a dark silhouette of a figure stands on a green, sloping hill. To the right, a large, bright orange, semi-circular shape, resembling a sun or moon,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, angular structure. Below this, a dark, winding path leads down the hill. In the lower left, a large, dark, angular shape, possibly a building or a figure,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.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黄金贩 与“白天鹅”

黄金贩与『白天鹅』

沁人等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

黄金版与“白天鹅”

沁 人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63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300册

ISBN7-5321-0591-1/I·467 定价：2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通俗小说集荟萃了新疆作家5部中篇小说。《教授失踪之谜》：他被破格评为教授后，喜讯纷至沓来。乐极生悲。突然家遭盗窃，教授失踪……曲曲折折，是是非非，交织着多少泪与血、恨与悔、苦与甜啊！《华侨公寓奇案》：一对青年恋人双双死于华侨公寓。是自杀，还是他杀？公安干警拨迷雾，巧侦察，真相终于大白。《黄金贩与“白天鹅”》：中国西部黄金山吸引了无数淘金汉与黄金贩。旅途中，黄金贩爱上了美女“白天鹅”。他九死一生，带着用高价换来的黄金，闯过了最后一道关卡时，却碰上了“黄金王”派来的鹰犬，又与我公安便衣遭遇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真真假假，难分难辨。《刑警队长的3天》：刑警队长一上任，即遇盗枪案。盗枪者欲杀物资局王局长。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他呢？面对扑朔迷离的案情，刑警队长自有锦囊妙计。《回头是新岸》：在不堪回首的年代，他和她走投无路，堕入贼窝。他当了保镖，她成了女贼。他们真心相爱着。她不堪盗贼的蹂躏，出走失踪……丑恶与善良，沉沦与觉醒，导演了一场场悲喜剧，最后走向新岸。

这些作品文笔流畅，情节跌宕，人物酷肖，富有艺术魅力。一卷在手，可觅得种种人生启迪。

目 录

教授失踪之谜	沁人 (1)
华侨公寓奇案	苇青 (34)
黄金贩与“白天鹅”	戈力 肖驰 (64)
刑警队长的3天	西夫 (140)
回头是新岸	张骅 (170)

教授失踪之谜

沁 人

—

1986年3月4日。某报讯，西部大学历史系讲师凌云的两部学术著作《丝绸之路的兴衰》、《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桥》，在海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意大利东方史研究所已聘请凌云为通讯研究员，并正式发出到该所来讲学的邀请信。

又讯：根据西部大学党委建议和该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意见，鉴于凌云同志的突出学术成就，已破格将凌云同志评为教授，并晋升3级工资。

凌云破格评为教授以后，喜迁新居。那是教授楼的4室1厅住宅，居住面积90平方米，同时安装了外线电话。省电视台已摄制了《史学新星》的专题片。他收到两部著作的稿酬共13000余元，已托朋友去购买名牌进口彩电和冰箱，并定做了1套组合家具。

凌云教授1.75米的个头儿，脊背微驼，人虽54岁，却有花甲之年的容貌，皱纹布满脸上，一头干性头发呈现灰白色。

虽身穿一套新制毛料西服，却总让人觉得不够气派。而且，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老的名言：乐极生悲。当凌教授正积极地筹备出国的时候，他家里却发生了一桩非常奇怪的案件。

二

近来，他在家准备到国外讲学用的讲稿和论文。平日，妻子上班，小儿子上学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

那天中午，他妻子下班回家，发现卧室里大衣柜双门洞开，上面的穿衣镜已碎，装存折和粮票的大牛皮纸信封胡乱地摊在床上。她连忙打开信封清点，发现全国粮票 100 公斤和 1 张 5000 元的活期存折不见了，只剩下几张定期存单。而且老头子也不在书房里。写字台上摊放着他的未完成的论文和一些参考书、工具书。她大叫一声：“凌云！”没人答应。她推开与客厅相连的阳台门，没人；她冲进小儿子卧室、厨房、厕所，也都没人！

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忽然，她的心猛一颤抖，几个不祥的冷僻的字眼在她大脑中闪现出来：绑票？出走？

不管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教授失踪了，直到第 2 天早晨仍不见人影。

这案子立时轰动了西部大学，进而波及到史学界、新闻界，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。

这案子省教育厅和省委十分重视。省委命令省、市两级公安部门抽出侦破高手，协同作战，尽快把此案搞个水落石出。首要的是要找到教授。

于是，公安人员兵分两路，一路专攻窃案，由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马骏骥负责；一路专寻教授，由市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贾兆飞牵头。这两位侦破高手，曾是师徒关系。马骏骥在市局升任刑侦科长那年，小贾才从警校毕业。3年来，跟着老马查迷踪、提案犯，精采地破了几桩迷雾重重的谋杀案，颇长了些见识，练了几手高招，深得老马赏识。老马升迁后，力荐小贾任刑侦科副科长。

当天下午，老马和小贾带领人马来到凌云教授家。

凌云的妻子、市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韩雅彬把现场保护得很好：卧室仍是一片狼藉。破了的穿衣镜的碎片，柜里、柜外、床上、地上都是。

好端端的镜子绝对不会自行破裂，必须有外力。只要有外力，肯定要留下什么痕迹。老马和小贾在照完各角度的现场照片后，蹲在地上用镊子将大大小小的碎片逐一检查，但未发现什么异常。老马命令助手将已检查过的碎片全部用废报纸包好，拿回去处理。又把装存折的牛皮纸大信封及5张2000元、1张1000元的定期存单一并放入公文包内，又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房屋门窗。然后，他们走进了客厅。

客厅里显得空空荡荡。有对十分陈旧的人造革单人沙发，夹着个蒙着塑料布的小茶几。还有4把折叠椅。在那旧高低柜上，低处放着“飞跃”牌12吋黑白电视机，高处摆着崭新的桔红色电话。

韩雅彬端着茶盘进来了，分别给每人沏了杯茶，难为情地说：“刚搬来不久，还没收拾好。已经跟家具厂定做了家具，可这下钱又被人偷走了，凌云又……唉！”说着，眼圈红了。

“您估计凌教授可能到哪儿去？”

“他这人朋友不多。几个朋友我都问过了，说根本没见他。会不会被坏人绑架？他提升为教授，出了书，拿了大笔稿费，肯定有人会眼红的。”

“也说不定……他有仇人吗？”

韩雅彬略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到银行去挂失过了吗？”

“去了。可是银行的同志一查，说是款已经被人取走了。说是1个小时前，有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姑娘取走的。”

“您的学生、亲戚朋友中，是否有值得怀疑的时髦姑娘？”

“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可确实没有。”

“韩老师，您儿子有女朋友吗？”

“大儿子早结婚了，已有个小女孩。我小儿子今年18岁，就在西部大学法律系学习。还没听他说有女朋友，也没见他和什么女孩子有特别密切的交往。”

“您女儿呢？”

“我没有女儿。”

“还想冒昧地问一句，老凌跟您的感情融洽吗？您发现过他和别的女性有来往吗？”

韩雅彬一怔，脸一红，忙低下头，过了一小会儿，却又毅然地抬起头，平静地说：“这事我本不愿向外人说，但为了破案，我还是说了吧。我和凌云关系曾经十分紧张，这其中的原因我就不讲了，因为事情已过去好多年了。但后来慢慢好了，虽然谈不上十分融洽。”忽然，在说下面几句话时，她情不自禁地目射寒光，咬牙切齿。她说：“他怕我，所以，不管他心里怎么

想，至少在行动上不敢和什么别的女人有不正常的交往。他不敢！”

韩雅彬突然变化的表情颇引起马骏骥的怀疑。

临走，老马交待：“韩老师，如果凌教授回了家，请您立即给我们挂个电话。这是电话号码。”

三

这是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。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一个人，实在和大海捞针差不多。

勘验现场那天动用了警犬金虎。那是条花了两万多元外汇进口的良种犬，又在警犬学校经过了极为严格的训练，在以前几桩重大谋杀案中屡建奇功。它几乎是当时马骏骥和贾兆飞手中最具有威力的武器。它在凌云家嗅了他的拖鞋、枕巾和保温杯，然后在贾兆飞的助手小张的牵引下，顺着气味一路找下去。警犬几乎一路低着头，毫不迟疑地小跑着，仿佛凌教授就在不远的前方。金虎穿过住宅区，穿过校园，冲出校门，一直到了校门旁不远的2路公共汽车站牌下才停住，抬起聪明的眼睛看着小张，嘴里“呜呜”地低吠了两声，意思是：气味儿在此消失。也就是说，凌云教授从家里出来后，在这里坐上公共汽车走了。到了哪里无从知晓。

小张沮丧地牵着金虎回到了市局，向贾兆飞汇报。

“什么？”贾兆飞下意识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。“你，你……”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如此暴躁，紧吸了两口烟，才压住了心头那股子火，然后说，“对不起。小张，你当时应该顺着2路

公共汽车沿线一个站一个站地去检查。凌云教授总是要下车的嘛。只要下了车就会重新留下气味儿，你不就又又可以顺着气味儿继续找一找吗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小张愣愣地不知说什么好。

近年来，公安战线老的老了，退的退了，缺员甚多，人才链上少了一个环儿。光靠警校培养人才，实在是杯水车薪，因此，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年轻人。这其中不乏有为青年，但确实也有些凭借关系网进来的“南郭先生”。小张则是属于有为青年的行列，只是缺乏训练，缺乏经验罢了。这样一想，贾兆飞的火气全消，而且内心很有些自责和歉意。

“小张，算了，别难过了，总结教训吧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“不，贾副科长，我现在再去……”

“可能已经晚了。洒水车洒过了水，清洁女工们正在扫街呢！”

“她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扫街！”小张咬牙切齿地嚷了一句，握紧了拳头。

看着小张这副性急的样子，贾兆飞忍住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扫街。好了，小张，先回家休息吧，已经下班了。”

小张蔫头耷脑地走了。贾兆飞又重新点燃了支烟卷，坐在沙发上慢慢吸着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他两眼布满了血丝。当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时，小张已先他一步来了，并打扫完了办公室，打好了开水。

小张见他进了门，兴奋地站起身迎上去，急切地说：“贾副科长，我找到了凌教授的一点线索，不知是否有用？”

他看了一眼小张，发现对方的眼睛里也是血丝如网。

“怎么，你昨晚失眠了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，我也没睡觉。”

“那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我去找凌教授了。”

“噢！”

昨天下班后，小张决定用一个笨办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。他先给韩雅彬打了个电话，得知凌教授仍未归家，他就在个体户小吃摊儿上买了10个“狗不理”包子当晚餐，然后又牵上金虎去寻觅凌教授的踪迹。

在2路公共汽车沿线的每一个站的50米范围内，他都仔细地搜索一番。他搜索完一站，就乘车到下一站。金虎实在是一条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，真算得上“文明乘客”。它上车后静静地蹲坐在小张腿旁，象个听话的孩子。

在离西部大学8站的地方，即碧水公园站，金虎在公园入口处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园内铺着石板的曲径往前边嗅边走。小张的心“怦怦”地跳个不停。发现了！终于发现了新的踪迹。金虎越来越兴奋，径直朝园内最幽静的一片桦树林走去。那时，暮色苍茫，园内几乎没有什么游人了。只在曲径旁边的木靠椅上偶尔出现一两对旁若无人、拥抱接吻的青年男女。小张无心理会这些，把心思都放在了桦树林的深处。

在一棵粗壮如盖的桦树的巨大树冠下，一张双人木条椅

上空无一人。金虎却格外兴奋地跳来跳去。小张打开手电，在椅子上下周围仔细地寻找着。在离木椅1米多远的草丛中，他捡到了1支新鲜的烟蒂，他用镊子把烟蒂放进小塑料盒里。又在另一边捡到了1个揉皱了的新纸烟盒。由于遍地都是茸茸的杂草，所以找不到任何脚印，也没有血迹和搏斗过的痕迹。显然，凌教授在这条椅子上坐过。他为什么要到这远离学校的公园里来？是散步？是与什么人约会？那个人是男是女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又是怎么离开的？是活着走的，还是死了被人弄走的？又到了哪里？刹那间，这一系列问号闪电般在小张大脑的荧屏上显现。他左手扶着那棵老桦树，低头闭目沉思片刻，决定以木椅和老桦树为圆心，在半径50米内继续搜寻一遍。可是不等他转上1圈，就在与凌教授来的相反方向，金虎径直朝桦树林的另一头跑去，一直跑出了桦树林，在石铺的曲径上边嗅边跑。小张打亮手电紧紧跟随着金虎。看来，凌教授没有死，是活着走出去的。这条曲径直通向公园的后门。奇怪，凌教授如果是回家，为什么舍近求远？显然，他不是回家。

出公园大约25米的地方，金虎站住了。往前牵了牵，它仍旧回到那个地方。咦，奇怪！凌教授怎么能在一个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一个点上消失呢？他总不至于忽然长了翅膀飞上天吧？以那个点为圆心，他牵着金虎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直绕出100米的半径，却一无所获。他又牵着金虎回到了圆心，坐在公园门口的台阶上，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凌教授怎么会突然消失踪迹。有辆长途客车匆匆开了过去。它的出现，使小张一下子想起了在西部大学门口车站凌教授踪迹消失的原因。

会不会也是坐了公共汽车？如果是，那么从这个点到前面公共汽车站的50米为什么没有他的气味儿呢？啊！会不会是在这个点上他招来了一辆“的士”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乘坐出租车又到哪儿？莫非住进了某个高级宾馆？

听完小张的汇报，贾兆飞沉思良久，埋头吸烟，仿佛忘了小张还在身旁。忽然，他掐灭香烟，紧紧握住小张的手说：“小张，咱们再辛苦一趟。你拿上凌教授的照片到各大宾馆和出租汽车公司去查访一下；我先请示领导，如果同意，我到报社登个《寻人启事》。”

小张的工作效率真高。下午下班前赶回来向贾兆飞汇报说，所有的大宾馆和几个有名气的招待所以及几乎所有的“的士”司机他都查访过了，一无所获。他很沮丧。

贾兆飞却给他冲了杯菊花晶水，说：“干得不错。一无所获也是一种收获嘛！上级已经同意咱们发《寻人启事》了。明天你别出去了，在办公室等电话。这两天你可是太辛苦了。我明天再到各派出所跑一跑，看有什么新线索。”

四

凌教授失踪后第3天，即《寻人启事》见报的当天下午7点，临近下班的时候。小张心不在焉地看着当天的报纸，在第4版上登着一则不足百字、带着一张照片的《寻人启事》。照片上的凌教授表情木然。突然，电话铃响了，他触电般急忙抓起电话，这是报纸送来后的第5个电话，前4个均与本案无关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第五个电话是第五医院脑外科刘大夫打来的，说是公安局要找的人现在就住在他们科。

这个消息简直有点捉弄人的意味，令人难以置信。当小张打过几个电话终于和贾兆飞联系上，然后分头赶到第五医院脑外科病房时，他们苦苦寻觅的凌云教授仰卧在病床上，紧闭双眼！由于中度中风，教授已偏瘫失语！

据医院介绍，情况是这样的：

3天前的中午，快要下班时，有个十分健壮的小伙子背进1个已昏迷了的病人来。听小伙子讲，这个老人在碧水公园后门出口处突然晕倒，人事不省。他背起老人就近送到了医院。小伙子不过是个陌生的过路人，说啥也不留下姓名，把老人交给医院，就匆匆地走了。这么多天，医院在尽力抢救这个不知姓名、不知身份、不知工作单位的病人。只是看模样象个知识分子。今天下午看到了《寻人启事》，才知道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，便立即给公安局打了电话。

病情诊断：脑溢血。

可能由于突发的精神刺激，血压骤然升高，又由于栓塞，血流不畅，致使血液撑破血管。目前，大脑一部分因淤血压迫脑神经，一部分则因供血不足而缺氧，脑组织即将坏死。只有打开颅腔，清除淤血，同时做颅内颅外动脉吻合术，方能保住凌教授的生命。但由于没有亲属签名，手术不能施行。

凌教授的病情和医院的手术方案一并火速上报省委，经过研究，终于同意医院的手术方案，但一定要保证安全。在手术单上签名的当然是他的妻子韩雅彬。

手术主刀是脑外科的“圣手刘”，即那位给公安局打电话的大夫。颅内颅外动脉吻合手术做得非常成功。手术后第2天，病情即有明显好转。术前不能抬举的右臂已能举到头顶了。言语仍然不清，无法交谈。

5天来贾兆飞紧绷绷的神经这才得以放松。他例外地把小张请到一个小酒馆，准备痛饮一番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小张有些坐立不安，心不在焉。这使贾兆飞一下子没了兴致。小张只吃了1口菜，喝了1杯酒，便急匆匆离开了小酒馆。贾兆飞颇有些纳闷。

“我该去看看马处长了，不知他搞得怎么样了。”他想。

五

马骏骥正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从纸烟冒出的徐徐上升的烟雾，犹如一尊雕像。

贾兆飞悄没声儿地进了他办公室，蹑手蹑脚地坐在沙发上。他知道老马此刻正处于遐思驰骋之中，不容许别人打扰的。

忽然，贾兆飞听见马骏骥在问他：“兆飞，你那个助手小张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干劲很大，但经验不足，不过，我看是块干侦破的料儿。”

“那么，对于他搜寻到的关于凌教授的行踪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我相信。小张虽然缺乏经验，但他那条路子走得对。而且，金虎是信得过的。如果再把那位背教授到医院去的小伙

子找到，那小张的工作是应该完全肯定的。”

“那个小伙子找到了吗？”

“还没顾上去找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医院。”

“应该立刻去找他。小张捡到的烟盒和烟头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”

“出来了。烟是英国伦敦产的 555 牌，抽烟者的血型是 B 型。”

电话铃骤然响起。是小张打给贾兆飞的。

他放下电话，异常兴奋地告诉马骏骥：“老马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个救凌教授到医院的小伙子找到了。嘿，小张真是好样儿的！”

“下回有机会，送到警校正规训练一下。”马处长也很激动。

1 刻钟后，小张汗流满面地进了办公室。马骏骥给他沏了杯茶。

“小张，你真是好样的！我还没顾上跟你商量找人的事，你就主动办了。快给咱们讲讲你是怎样找到那个小伙子的。”

“不，先讲讲你为什么要找那个人？”老马意味深长地插言道。

小张用脏乎乎的手绢擦了一把汗，略一思索道：“我想证实一下我那天晚上找到的凌教授的踪迹是不是正确的。我先找到了那天急诊室值班的护士，请她回忆那人的长相，我根据她的描述，画出那人的像，她在一边指点，我改了好几遍，直到她点头认可。我拿着那张画像到公园后门附近各个机关单位和商店饭馆打听，一圈一圈地扩大范围。费了两天的工夫，